

死亡日记

凯丝·莱克斯/著

晋夫 苏振良/译

Author of the #1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DÉJÀ DEAD

DEATH
DU JOUR

死亡日记

凯丝·莱克斯 / 著
KATHY REICHS

晋 夫 苏振良 /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日记 / (美) 凯丝·莱克斯著; 晋夫 苏振良 / 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1.1
ISBN 7-80040-561-3
I. 死… II. ①凯…②晋…③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4240 号

图字: 军—2000—031 号

DEATH DU JOUR

Copyright © 1999 by Kathy Reich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9 by Temperance Brennan, L.P.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CRL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hing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书 名: 死亡日记

作 者: 凯丝·莱克斯 [美国]

责任编辑: 林 川

责任校对: 吴 汇

装帧设计: KL 工作室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1/32

字 数: 302 千字

印 张: 14.5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561-3/I·421

定 价: 26.80 元

如果尸体就在你的周围，而你却找不到他们，你会有怎样的一种感觉？如果死亡如影随形地跟着你，你却无法摆脱，你又会怎么办呢？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就此展开，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就此发生……

狂风在屋外怒号。古老而陈旧的教堂里，只有我的小铲刀在沙沙地刮着，电动机在嗡嗡地转动，发电机在寂寥空旷的大堂中怯弱地作出回响。屋顶上树枝啪啪地敲打着窗户，打在胶合板上，凄凉而惨人。

一群人乱哄哄地站在我的身后，手放在口袋里。我能够听见人们的移动的脚步声，皮鞋嘎嘎作响，就像走在结冰的地面上，人们都鸦雀无声，寒冷已经使人的神经麻木。

我用铲刀轻轻地拨开泥土，一块泥从只有四分之一英寸的网孔中漏下去。这小泥块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惊喜，拨开泥土，我能够估算这个墓穴的深度，虽然它还被霜雪覆盖着。两周以来，魁北克的气候已经不可思议地转暖了，雪开始融化，土地开始解冻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虽然明媚的春天还是被一阵古怪的狂风赶走了，毕竟泥土已经变得松软，对于我们的挖掘非常有利。昨天晚上温度降到零下17度，地面还没有结冰，但天气很冷，我的手指几乎不能弯曲了。



挖第二个洞穴的时候，除了一些鹅卵石和杂乱的岩石碎片，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在这个深度，我并不期望有多大的收获，我们按原计划进行着。

我转向一个身着黑色风雪大衣，头戴御寒帽的男人，他脚蹬长统靴，鞋垫都露在外面了，脸冻得像一盆“番茄汤”。

“再加把油，挖深一点。”我打起精神鼓励着他们。

“番茄汤”盖伊点点头，然后把他的长把铁锹用力铲到墓穴上，嘴里不知咕哝着什么。

“嗨！”我大叫一声，抓住铁锹。好险，事情往往就这样搞砸的。我整个早晨就反复教他们铲泥的动作，可是他们就是听不进去。“我们是要从薄层中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取出来，给我注意点。”我不得不用缓慢而清晰的法语再次强调。

“番茄汤”盖伊对我的情绪置若罔闻，根本不理睬我说什么。也许是因为任务简单沉闷，或者是想到挖掘的是尸体，“番茄汤”只想早点干完活，立即走人。

“伙计，再试一次。”我身后的一个男人低沉地说道。

“好的，神甫。”“番茄汤”盖伊懒懒地回答。

这个家伙点点头，继续手中的活，却忽略我要他注意的碎土，把它们扔到黑沉沉的夜幕中。我的注意力从黑乎乎的土上转向坟墓，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证实我们正在靠近一个未知的墓穴。

我们在墓穴里已经呆了好几个小时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焦虑和紧张。修女的晚祷声在寺院中响起。我多么希望在人群中找到一张能给我带来安慰的面孔，我的嘴唇已经麻木僵硬，一句话也说不出。6张面孔都回头看着我，努力想从

寒冷与焦躁中挤出一丝笑意，我能感觉每个人心中的祈祷。

90分钟后，我们又挖了5英尺深，和第一次一样，这个坑空无一物。可怜我的脚指头已经冻僵了。计划被打乱了，我们只好准备再铲一遍了。

“神甫，我想我们应该再检查一次墓穴的丧葬记录。”

“行，好的，好的。我们先喝点咖啡，吃点三明治，怎么样？”

这时，一个牧师朝着这座被遗弃的教堂的里门走过去，一些修女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走过凹凸不平的地面。她们的头巾微微地向后张着，搭在黑色的羊绒外套上，显现一种典雅的曲线之美，我忽然想到布鲁斯兄弟所说的企鹅。

关掉了探照灯，我眼睛注视着地面，小心地在黑暗中摸索移动。忽然，我为眼前的景象所惊呆，大量骨头碎片都深深的嵌在肮脏的地板上。而我们所挖的这个地点，教堂并没有进行过葬礼。

神甫梅勒德推开了一扇门，我们终于可以见到阳光了。外面光线太强，我们的眼睛需要短暂的调整。天空就像铅洗一样明净透彻，与整个修道院和谐地融为一体，一阵微风带着芳草的清香，轻轻地吹拂着大地，我感到一种生的喜悦。

迎着微风，我们拐进了一座邻近的建筑，它比教堂稍小，用灰白色砖块砌成。再穿过一道精美雕饰的木廊，我们从一道旁门进去了。里面的空气干燥而温暖，经过几个小时的寒冷，在这里稍感到惬意，但充满一股浓重的茶、樟脑丸以及陈年油炸食品的味道。一个老修女无声无息地从我们面前走过，对每个人都作出难以理解的笑容，然后从右边的拱门消

失了。而一位矮小瘦弱的修女，身着一件很大的雪绒衣，闪进来了。她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盯着我，伸手取我厚重的风雪衣，我犹疑了一下，害怕我的风雪衣会把她压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她用力地点头，一句话也不说，她坚定的手指促使我脱下大衣，并且要我把帽子和手套也放在她手上。这位老妇人是我在这里见到的年纪最大的，并且依然活着的人。

神甫梅勒德拿过一张木质椅子坐在桌子旁，示意我坐在另一张。他的长袍嗖嗖作响，念珠嘎嘎有声，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又回到了圣·巴纳巴斯。在神甫的办公室，麻烦又来了，暂且按住不说。我对自己说，布伦南，你已经40岁了，学有所长，成为了一个法律人类学专家，这些人热爱你是因为他们需要你的特长。

这时，牧师取来了一本用皮革包好的册子，翻到用绿缎带书签隔开的那一页，放在我们两人的面前。他神情庄严肃穆，仿佛在举行一次严肃的祭礼。

对于这些图表我再也熟悉不过了——用线条把纸分割成一些条条框框，一边填上数字，一边填上姓名。几天前，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琢磨它，比较坟墓的实际位置与它们在表格上的位置有何不同，然后再标出精确的位置。修女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在表格中被确认在教堂北墙的第二排，从西边数过来的第三块墓场，按道理紧靠的是奥尼娜圣母，但实际并不如此。问题是：既然是这样，那么她们的坟墓究竟在哪里呢？

我指着同一块墓区，就在下面的几排且靠右边，“你看，洛菲尔好像在这里。再往下数，这是安哥斯，威诺尼克和埃

尼娅。这些都是19世纪40年代下葬的，对吗？”

“没错！”

我的手指继续在图纸上移动，相应的位置是教堂的西南角，“这些都是离现在最近下葬的墓穴，我们所标志的与你们所记录的相吻合。”

“是的，这些都是最后下葬的，是在教堂被遗弃以前下葬的。”

“教堂是在1914年关闭的？”

“1914年，对，就是1914年。”他喜欢用一种奇怪的方式重复单词和短语。

“伊丽莎白死于1888年？”

“是的，1888年，埃尼娅是在1894年。”

然而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坟墓才是最好的证据。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自从1840年以来，由于教堂的特殊环境，受到了保护，每个人的坟墓都被保存下来了，我认为那些骷髅也应该保持完好的形态，但是，伊丽莎白和埃尼娅在哪儿呢？

这时，那个老修女又闪进来了。托着一盘咖啡和三明治，杯中的水气凝结成水珠粘在她的眼睛上，因此，她只能慢慢地移动，神甫梅勒德站起来接过托盘。

“谢谢，伯纳德修女。”

老修女点点头，闪了一下，出去了，连眼镜也没擦。我喝咖啡的时候注意观察了一下她，她的肩膀几乎和我的腰一样宽阔。

“伯纳德修女有多大年纪了？”我问道。



“我们也不能确信她的年龄，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修道院，她已经在这里了，而这是二战前的事情了。然后她去国外布道，先到日本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去了喀麦隆，我想她应该90多岁了吧。”他吮了一口咖啡。

“伯纳德修女出生在桑哥那的一个小山村里，据说她12岁就来了，”他嘴里啧啧有声，“12岁，你知道那时，这个魁北克偏远的地区记录并不一定准确，是的，不一定准确。”

我咬了一口三明治，手依然紧紧地握着咖啡杯，传过来一阵舒畅的温暖。

“神甫，这里还有其他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记录吗？比方说旧信件，旧文件。”我紧握双手，毫无表情地说道。

他指着扔在桌子上的文件，耸了耸肩，“这些就是修女朱丽叶给我的所有东西。她一直是修道院的档案保管人。”

“这我知道。”

修女朱丽叶曾经和我长谈过，我们长时间保持联络，最初就是她促使我进行这项计划。案件一开始就有点古怪，完全不同我日常受理的法律案件，我新近接手的谋杀案也随着验尸官的出现而水落石出。主教居住区的居民要求我把教徒的尸体挖掘出来重新进行解剖分析，关键问题是我要找到伊丽莎白的坟墓并且确认这些残留的骨头的确是她的。

修女朱丽叶曾经让我相信这里有完整的记录，说所有在老教堂的坟墓都进行仔细的分类并标注详细的地理位置。最后一次的葬礼是1911年进行的，然后由于一场大火，教堂在1914年被封闭而遗弃，被一座更大、更漂亮的教堂取代了，这座古老的建筑就再也没有被使用过了。完全关闭的教堂，

完整的文件记录，简直是胡扯。

还是回到老话题，伊丽莎白·尼科莱特究竟在哪儿呢？

“冒昧问一句，会不会有什么东西修女朱丽叶认为不重要而没有交给你呢？”

他调整了一下思路，“我有十足的把握她已经把什么东西都交给我了。我也有一个疑问，她为什么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它们呢，几乎是一辈子？”

我一边吃馅饼，翘起二郎腿，吮了一口咖啡，我从桌子上拿起一封信，我已经不知读了多少遍了。这封信写于1885年8月4日，那时天花病疫在蒙特利尔失去了控制。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写信给大主教法伯瑞，请求他给那些健康的教区居民接种防疫疫苗，把那些已经感染天花病的人送到市民医院里进行隔离。这封信笔迹精美，但用的是古法语。

女修道院死一般的沉静。我的思路随意飘动，想起了以前的坟墓挖掘，有一个公墓，已经挖了三层深，但是我们还是在第四层挖出了尸体，按照墓穴记录的位置，这个墓穴应是在上部，但我们却是在底部发现的。这个叫温斯顿·沙伦的男人并不在他自己的棺材里，而是被一个穿花色长衣的妇女占据了。于是，这座公墓的漏洞就出现了。这个死者是哪里的？棺材里的人究竟是谁？她的后代不能对他们的祖辈进行再葬。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钟鸣，走廊上一片混乱，老修女站在我前面。

“餐巾！”她尖叫一声，没想到这个矮小的妇人竟会蕴藏如此大的能量。我被吓了一跳，把整杯咖啡都洒在袖子上。



“谢谢！”我接过餐巾。

她没有理我，走到我身边，帮我擦衣袖。我发现她戴着细小的助听器，一头银发，身上有股玫瑰花的淡淡清香。

“回家再去洗吧，要用冷水。”

“谢谢。”

她的身子弯得更近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手上的那封信。

“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是个女中豪杰，是上帝派她来的，她是如此纯洁，如此高尚。”她那口法语发音就和我想象中伊丽莎白·尼科莱特的一样古怪而陈旧。

“是的。”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另外一个时代。

“她是一个圣女！”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找到她的尸骨的原因，她们应该受到正确的对待。”我不敢确信怎样对待圣徒才是正确的，但这句话很中听。

我抽出图纸给她看，“这就是老教堂，”手指着教堂北墙的部分，点着一个方框说，“这就是她的墓穴。”

老修女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眼睛几乎贴在图纸上。

“她不是埋葬在这里！”她几乎是在嘶叫。

“她不在这里，”老修女手指颤抖着，神情激动，“明显错了！”

这时，神甫梅勒德回来了，旁边有个戴着黑框眼镜的高个修女，牧师告诉我她是修女朱丽叶。

我想没必要再解释伯纳德修女所说的了。毫无疑问，在走廊里他们已经听到老修女的话了，因为她的话即使在渥太

华也能听见。

“那是错误的地点，你们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她大声重复着。

“那你的意思是……”修女朱丽叶惊讶地看着她。

“他们弄错了，”老修女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伊丽莎白不在那里。”

神甫和我对视了一下。

“那么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急切地问道。

她再一次弯腰趴在表格上，手指在上面比画着，最后点着教堂西北角说：“这里，就在这里，她是和埃尼娅葬在一起的。”

“但是……”

“她们把她们移走了，给她们新的棺材，放到一个专门的祭坛。”她又一次点到东南角。

“什么时候移动的？”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道。

老修女闭上眼睛，在算计着什么，一副痛苦的表情，似乎陷入到遥远的回忆之中。

“1911年，那年我作为一个学道者来到这里。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几年后一场大火把教堂烧毁了，然后进行扩建。我的工作是把花放在死者的祭坛上，每次我都像幽灵一样出入教堂，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上帝。”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现在的神圣儿童礼堂里，”她折着餐巾，尽力抓住棺材事件的每一个环节，“有一个管理员标志这些墓穴，但并



不是每一座都做记号。以后再也没有人来了，管理员也已经走了好久了。”

神甫梅勒德和我默默对视着，他故作轻松地耸耸肩。

“你现在还可以指出伊丽莎白的墓穴位置吗？”我满怀希望地问道。

“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有何不可！”她显得比我们更迫切。

“不用急，穿上你的大衣和靴子，”神甫对我说，“修女，我们马上就过去。”

十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那座古老而阴森的教堂，天气还像早晨那样寒冷而潮湿，寒风呼啸，树枝啪啪作响。

伯纳德修女艰难地穿过教堂凹凸不平的路，在寒风中她显得如此脆弱而渺小。我和神甫互相搀扶着在路上行进。

一群修女在后面叽叽嘎嘎，朱丽叶修女不知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盖伊尾随在后面。

伯纳德修女在东南角的一凹处停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她戴上一顶浅绿色的帽子，她神情专注，东瞧瞧，西看看，似乎在寻找什么标志，以便确定位置。

过了一会儿，伯纳德从墙边退回来，似乎很着急，不停地在扫视着什么，用脚在地上画着线。

“伊丽莎白在这里。”她那尖锐刺耳的声音在空荡的教堂中回响，久久不能散去。

“你能肯定吗？”

“肯定就在这里。”伯纳德修女神情激昂，毫不迟疑地说。

我们都看着她刚才做的记号。

“她们被装在比较小的棺材里，因为只有些骨头，这比较合适。”她用颤抖的手比画出一个小孩的大小。盖伊把灯照在她脚下的土堆上。

神甫非常感激地叫两个小修女把伯纳德送回修道院，我目送她们回去。夹在两个人中间，伯纳德修女显得更加瘦小，就像一个婴儿，以至她的外套像拖把一样在地板上扫动。

我叫盖伊把其他的探照灯都拿到这个新地点，我拿过探测器把探针放在伯纳德提供的位置上，按住T型把紧紧地往下压。地面还没有完全解冻，我小心翼翼地以免破坏地下的东西，但是球型探针怎么也不能穿透坚硬的冰层，我尝试了一遍又一遍，都没有成功。如果把棺材敲碎了，或者在她们的头颅上钻了一个洞，地下的灵魂会不高兴的，我提醒自己小心点。

我取下手套，紧握探测器，再一次用劲，这次穿过了冰层，我感觉探针正向下层的土滑移。按住心中的喜悦，我闭上双眼，抓起一把土，仔细分辨土壤间的细微差别。土质松散意味着什么东西已经腐烂了，进一步推测地下有骷髅和陪葬品，我取出探测器，开始进行我的挖掘工作。

我忍不住显露心中的喜悦，叫盖伊拿过滤网，放在探测器旁边。我开始把探针上的细薄的泥片小心翼翼地放到滤网里，仔细地寻找我想发现的东西，末端的几块黑色中夹杂着红褐色。

我放下铁锹，拿起泥刀，弯腰走到凹处，一丝不苟地刮着地板，不放过任何可能带来奇迹的蛛丝马迹。一会儿，我



就看见一个黑色的椭圆的东西，大概有3英尺长，我基本上能够猜出它的宽度，因为一半露出了土面。

“也许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直起腰，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牧师和修女们围过来，紧张地盯着凹坑。我用我的泥刀把椭圆屋的轮廓大致画了出来。这时，伯纳德修女回来了。

“可能是一个墓穴，虽然它看起来小一点，我向左偏了一些，”我指着凹坑，“现在我们对于墓穴已经有了一个大致轮廓，下面将要把它挖掘出来了。”

“那块污斑是什么？”一个年轻的修女问。

“生物开始腐烂以后总会留下一片黑色的斑迹，这应该是从棺材里流出来的，也可能是一些陪葬的鲜花。”我不想解释恶心的腐烂过程，“污斑一般是有墓穴的标志。”

“那么她是伊丽莎白还是埃尼亚？”一个老一点的修女问道，她的嘴唇似乎在颤抖。

我只能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戴上手套，铲了些土把污斑掩盖上，向右边两英尺的地方继续扩宽，椭圆物逐渐露出来了。

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泥刀沙沙的刮声，和偶尔碰到坚硬物刺耳的叽叽声。

“那是什么东西？”一个高个修女指着滤网说。

我站起来看，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机会伸一下腰。

这个修女是指一块略带微红的褐色碎片。

“你敢打赌……你是说那像棺材木？”

我从工具袋里取出一张纸，标上日期，地点和其他的相

关信息，把它放到公文包里，我的手指几乎麻木了。

“应该工作了，女士们。朱丽叶修女，你负责记录我们发现的每一件东西，做好标记，放到公文包里，就像我刚才那样。我们现在位于……”我看了一下凹坑，“大约离地面两英尺。玛格瑞特修女，你准备好拍一些照片，好吗？”

她点点头，准备相机去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焦切关注，她们早就忍耐不住了，纷纷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我们继续忙自己的事，两个修女又尖叫起来，越来越多的碎片出现了，而不久前我们只看到污斑的大致轮廓。木头，腐坏的木头，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是千万不要太急，好事多磨。

我用泥刀和赤裸的手扒开泥土，我多么希望这就是棺材，可我必须压住心中的急切与渴望。虽然是零下几度，我的手脚早就不听使唤了，但我的皮大衣里早就被汗水湿透了。我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上帝保佑，一定要是伊丽莎白啊。

我向北边一寸一寸地靠近，出现越来越多的木头，轮廓基本显露。最后终于露出了令人惊喜的六边形——棺材的形状。我们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欢呼起来。

我细心地扒开碎土，直到棺材的顶部完全露出来。没错，就是一个小棺材，我仔细地从头到尾打量着它。我放下泥刀取来画笔，我感觉自己似乎成了一个艺术家。我用眼睛看着两个尖叫者，笑了，她俩也回以会心的笑，小酒窝特别的圆。

我一遍又一遍地刷着，拨开棺材上的浮土。每个人都停下来注视着，一会儿，棺材盖就浮出地面，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自己的嗓子眼儿了。



这是一副不错的棺材：椭圆形，金属构造，附有金银丝包边的方框。我用小刷子轻轻地清理棺材表面，一些字母凸现出来了。

“喂，哪位帮我从工具袋里拿支手电筒来？”

她们挤成一堆围过来，就像许多钢笔插在一个墨水瓶一样。我把光线打在方框上，上面清楚地写着：“伊丽莎白·尼科莱特——1846 - 1888，一个造福人类的女性。”

“我们终于找到她啦！”我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

“喔——”修女们大声呼唤，似乎已经忘记了修女的清规。

经过两小时，我们挖出了伊丽莎白的其他遗物。所有的修女甚至神甫梅勒德都全力投入到收集工作中，就像刚毕业的学生第一次工作。每个人都忙碌着，工作包都被塞满了，贴上标签，堆在一起，探照灯光上下飞舞，这种场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盖伊虽然还是有点不乐意，但也很合作。

移动伊丽莎白的棺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木头已经严重腐朽，灌满了泥沙，起码有一吨重，并且由于我们低估了活动所需空间，坑道太窄，没办法只好再扩宽两英尺，才把胶板塞到棺材底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把棺材取出来了。

5点半的时候，我们终于能够坐在修道院里喝咖啡了，僵硬而麻木的手脚开始恢复了知觉。伊丽莎白的碎骨、棺材与我的设备都安然放在教堂的搬运车上。盖伊明天将把它运到蒙特利尔的法医实验室。我是魁北克省的法律人类学家，因为那次历史死亡事件的不同寻常，我们从验尸科得到特别许